

明儒學案

冊七

卷之六

明儒學案卷三十一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劉秉楨	熊榮祖	徐兆瀾	熊繩祖	夏鼎
李真寶	蕭北柄	周聯慶	熊育鏞	熊育鑫

重刊

止修學案

見羅從學於鄒東廓固亦王門以下一人也而別立宗旨不得不別爲一案今講止修之學者興起未艾其以救良知之弊則亦王門之孝子也

朱子出

爲一第今歸土鄉之學故與時未艾其以煥更映之繼明其
見顯領學公卿東禪固亦王門以不一人出而限立宗旨
土鄉學案

齊東野語

陸學甫	李東園
謝學甫	蕭汝河
谷夫陳	孫澤堂
謝學甫	謝寶麟
謝學甫	謝寶麟

幾工黃藥州先生著

明倫彙編卷三十一

明儒學案卷三十一止修全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劉秉楨	熊榮祖	徐北瀾	熊繩祖	夏鼎
李真寶	蕭光柄	周聯慶	熊育鏞	熊育鑫

重刊

中丞李見羅先生材

李材字孟誠別號見羅豐城人南京兵部尚書謚襄敏遂之子登嘉靖壬戌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歷官至雲南按察使金騰故患緬而孟養蠻莫兩土司介其閒叛服不常先生用以蠻攻蠻之法遣使入蠻莫誘令合孟養襲迤西殺緬之心脅大朗長緬酋遂攻迤西孟養告急先生命將士犄角之土司大破緬於遮浪之上叩闕謝恩貢象二以功陞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先生與諸生講學諸生因形家言請改參將公署為書院遷公署於舊學許之事已定參將米萬春始至萬春政府門生也嗾士卒為亂先生方視事擁入逼之守備王鳴鶴持刀向萬春厲聲曰汝殺李都爺我殺汝乃得免事聞先生閑住而萬春視事如故明年萬曆戊子雲南巡按蘇瓚逢政府之意劾先生

破緬之役攘冒蠻功首級多僞有旨逮問上必欲殺之刑部初擬徒再擬戍皆不聽言者強諍上持愈堅法吏皆震怖刑部郎中高從禮曰明主可以理奪乃操筆爲奏曰材用蠻敗緬不無闢地之功據揭申文自抵罔上之罪臣子報功失實死有餘辜君父宥罪矜疑人將効命天子視奏頗爲色動長繫十餘年發戍閩中遂終於林下先生初學於鄒文莊學致良知之學已稍變其說謂致知者致其知體良知者發而不加其本體之知非知體也已變爲性覺之說久之喟然曰總是鼠遷穴中未離窠臼也於是拈止修兩字以爲得孔曾之真傳止修者謂性自人生而靜以上此至善也發之而爲惻隱四端有善便有不善知便是流動之物都向已發邊去以此爲致則日遠於人生而靜以上之體攝知歸止止於人生而靜以上之體也然天命之真卽在人視聽言動之間卽所謂身也若刻刻能止則視聽言動各當其則不言修而修在其中矣使稍有出入不過一點簡提撕修之工夫使之常歸於止而已故謂格致誠正四者平鋪四者何病何所容修苟病其一隨病隨修著書數十萬言大指不越於此夫大學修身爲本而修身之法倒歸於格致則下手之在格致明矣故以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以修身而言則格致又其本矣先生欲倒歸

於修身以知本之本與修身爲本之本合而爲一終覺齟齬而不安也性情二字原是分析不開故易言利貞者性情也無情何以覓性孟子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卽是仁義禮智非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上又有一層仁義禮智也虞廷之言道心卽中也道心豈中之所發乎此在前賢不能無差先生析之又加甚耳卽如先生之所謂修亦豈能舍此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可以爲主宰者而求之杳冥不可知者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四端者亦曾有聲臭乎無聲無臭猶不足以當性體乎猶非人生而靜以上乎然則必如釋氏之所謂語言道斷父母未生前而後可以言性也止修兩挈東瞻西顧畢竟多了頭面若單以知止爲宗則攝知歸止與聶雙江之歸寂一也先生恐其隣於禪寂故實之以修身若單以修身爲宗則形色天性先生恐其出於義襲故主之以知止其實先生之學以止爲存養修爲省察不過換一名目與宋儒大段無異反多一張皇耳許敬菴曰見羅謂道心人心總皆屬用心意與知總非指體此等立言不免主張太過中固是性之至德舍道心之微更從何處覓中善固是道之止宿離心意與知却從何處明善性無內外心亦無內外體用何從而分乎高忠憲曰大學格致卽中庸明善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

分割爲己爲人之界精研義利是非之極要使此心光明洞達無毫髮含糊疑似於隱微之地以爲自欺之主不然非不欲止欲修而氣稟物欲拘蔽萬端皆緣知之不至也工夫喫緊沉著豈可平鋪放任說得都無氣力兩公所論皆深中其病有言先生出獄戍閩仍用督府威儀敬菴撫閩城外迎之勞問垂涕頃之正色曰蒙聖恩得出猶是罪人當貶損思過奈何一路震耀豈待罪之體先生艷然曰迂闊蓋先生以師道自任不因患難而改不知者謂其不忘開府門面則失之矣

論學書

百步激於寸括燕粵判於庭除未有種桃李而得松柏之實者毫釐千里此學之旨趣所以必謹其初也大學之所以先知止程門之所以先識仁者其意亦由此也乎故嘗以爲合下的工夫卽是到底的學問到底的學問只了結得合下的工夫自昔聖賢懇懇諄諄分漏分更辨析研窮者豈有他事只是辨此毫釐耳上徐存齋○捉定修身爲本將一副當精神儘力倒歸自己凝然如有持屹然如有立恍然常若有見翼翼小心昭事上帝上帝臨汝毋貳爾心視聽言動之間時切簡照提撕管歸於則自然嗜欲不得干狂浪不得奪常止常

修漸近道理切不可將本之一字又作懸空之想啓卜度支離之證
於坦平地無端橫起風波耽延歲月所云月在澄潭花存明鏡急切
撈摸不著者正坐此病也

答第孟乾

○精神兩字去本體尙隔一層

心之精神謂之聖先輩謂非孔子之語今人動欲辨體只爲一向以
知爲體故概以游揚活潑者當之此程伯子所以謂認得時活潑潑
地認不得時只是弄精魂也

答朱汝欽

○挈出修身爲本齊家不作

家想治國不作國想平天下不作天下想自然意念不分漸近本地

答丁重甫

○大率一到發靈後終日終夜只是向外馳走聞聲隨聲

見色隨色卽無聲色在前亦只一求思前忖後所以去性轉遠故就
性一步則無非善者無非正者離性一步反是

答李汝潛

○六經無

口訣每謂只有艮其背一句其實卽是知止但大學說止善似止無

定方易說艮背似止有定所以背爲頑然不動之物如宋儒之說未

足以盡艮背之妙因而指曰陰方名曰北極如世所云又不免落於

虛元之見予嘗看剝復兩卦同爲五陰一陽但陽在內能爲主則陰

無不從陽者故爲復陽在外不能爲主則陰無不消陽者故爲剝知

陰陽內外之辨而知止之妙可得識剝復消長之機而艮背之理可

求艮背者非專向後只是一個復暫復爲復常復爲艮晦翁云自有

人生來此心常發無刻無時不是向外馳走非知止如何收拾得非
 良其背如何止宿得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內外兩忘渾然執中氣象
 此良背所以爲千聖祕密也知止執中蓋是一脈相傳故程伯子以
 謂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內外兩忘不專形容未感時
 氣象無我無人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心溥萬物而無心矣常止
 矣仁敬孝慈信隨感流行自然發皆中節真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也○人豈有二心人知之知其無二心而虞廷授受何以有人心
 道心之別須知有二者心無二者性有二者用無二者體此堯之命
 舜所以只說允執厥中也危微者以言乎其幾也道心人心者以言
 乎其辨也惟精者何正有見於道心人心之不一而恐其或二於中
 也惟一者何正有慮於道心人心之不一而欲其常一於中也常一
 常精厥中允執乃無適而非道心之流行而中常用事矣中庸曰率
 性之謂道故道心者中之用事也劉子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湯
 亦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民之中天之命也故子思直
 以喜怒哀樂之未發者當之從古言中未有若此之端的者大學直
 將心意知物列在目下歸本修身歸止至善意亦如此獨所云道心
 人心者似正審幾之要大學不及之耳不知心何爲而用正爲其有

不正而正之也意何爲而用誠爲其有不誠而誠之也知物皆然正而誠者卽所謂道心也不正不誠者卽所謂人心也但虞廷之所言者略而大學之所列者詳頭面稍不同致讀者未解耳執字昭然與止不異蓋皆不是影響卜度轉換遷移之法

答陳汝修

○知卽是行

行只是知此知行所以本來合體也知到極處只體當得所以行行到極處只了當得所以知此知行所以本來同用也○陽明以命世之才有度越千古之見諸所論著者無一非學聖之真工而獨其所提揭者以救弊補偏乃未愜孔曾之矩要今致知二字雖並列於八目之中而知本知止乃特揭於八目之外以致知爲知本於理固所不通謂知止卽致知於用亦有未協必欲略知本而揭致知五尺童子知其不可孔子之所以開宗立教者舍知本之外別何所宗曾氏所以獨得其宗者舍知本之外別何所學三省則修之矩矱一貫則止之淵源世之學致知者旣不肯認多識之科而知上立家其致則一失在於習陽明之熟而不覺其信之深於孔曾反入之淺也

答董

蓉山

○二十年前曾見一先輩謂乾知卽良知不覺失笑乾主始物

坤主成物知者主也昔賢之解不謬就令作知字看亦如知府知州之類謂乾知此事卽乾管此事也豈得截斷乾知謂天壤間信有乾

知與良知作證印乎果然則坤作成物又將何以截之何以解之此真可謂欲明良知而不復究事理之實且不察文理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程子曰乾者天之性情乾坤兩字已是無名之名而又謂乾有知杜撰無端可爲滋甚曰然則如子所云乾知旣無良知亦無有乎曰非然也知一也不可以體用分然慮不慮判矣則良知不良之所由分譬之情一也亦不可以體用分然有爲無爲判矣則善不善之所由別情固性之用知亦心之發也鄙所謂分別爲知者是也雖良知亦分別也孩提之愛敬非良知乎知親知長知愛知敬分別也乍見之怵惕惻隱非良知乎知孺子之入井知可矜憐分別也故知爲分別無分於知之良知不良也若以良知爲體又曰良知卽是天之明命則大學一經之內於致知之外又揭至善又點知本則所謂本與善者又將安所屬乎若云知卽是本大學只合說知知又安得說知本若云知卽是善大學只合說知止又安得說止善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性亦何名只合說善故孟子道性善大學說至善中庸要明善以謂不用乎善則不能誠乎身也正是不知止於至善則不能修乎身也豈可強心之用爲體抑天之命爲知困知記曰天吾未見其有良知也地吾未見其有良知也日月

星辰吾未見其有良知也山川草木吾未見其有良知也求其良知而不得安得不置天地萬物於度外乎其言似朴其理卻是大率與萬物同體者乃能同萬物之體與萬物作對者卽不能同萬物之體知親知長畢竟愛行於親而敬行於長也有分別卽有彼此非所謂與萬物作對者乎而欲持之以同萬物之體以是爲大人之學所以立教開宗復命歸根之宗竅也可乎不可乎曰然則如子所云知果無分於良與不良則將任其知之良不良而亦無貴於良知矣乎恐於理不盡也曰不然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之名雖云起自孟子而指點良知之親切者亦莫過於孟子世之學者但漫曰良知良知曾不思知之所以良者自何而良所以不良者自何而不良知知之所以良者自於不慮則學之在我者亦當反之於不慮而後可以致知之必良乃直於知上立家用上磨擦分別上求討是欲以求不慮之名而先求之以有慮之實也而可乎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以知爲體孔子不聞知及者當求其所及之事而知非體也仁守者當求其所守之事而仁非體也此等仁知又就用之德看蓋指能擇者爲知而能守者爲仁也不可便執爲實體也智譬則巧亦同此類若必執智爲

體則所謂聖與仁者又將安所屬乎譬之大學言知本矣又言知止矣孟子言知性矣又言知天矣若脫却止本而直謂大學以知立教以知爲體遺去性天而直謂孟子以知立教以知爲體不幾於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按圖之似而直指之爲駭也乎故大學未嘗廢知也只不以知爲體蓋知本非體也大學未嘗不致知只不揭知爲宗蓋知本亦不可爲宗也惓惓善誘一篇經文定萬古立命之宗總千聖淵源之的只是教人知本只是教人知止身心意知並列於八目之中特揭修身不復及心意知也此豈無謂而然無所見而爲是說乎此其中真有千聖不傳之祕而非豪傑之士必欲繼往聖開來學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不足以與聞乎斯義也○從古立教未有以知爲體者明道先生曰心之體則性也伊川先生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理也橫渠先生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是性爲心體之見晦菴先生曰仁者必覺而覺不可以名仁知果心之體也謂知卽性可乎仁爲生理生理卽性也覺不可以名仁知獨可以名仁乎知不可以名仁又可以爲心之體乎釋氏本心聖人本天蓋伊川先生理到之語古有以公私辨儒釋者有以義利辨儒釋者分界雖清卒未若本心本天之論爲覆海翻蒼根極於要領也故其斥釋氏也

專以知覺運動言性謂之不曾知性此固章句士所熟聞而熟講者乃獨於學問之際欲悉掃成言以附一家之說盡違儒訓以徇釋學之宗恐少有仁心者有所不忍也吾儒惟本天也故於性上只是道得一個善字就於發用之際規其善之條理於惻隱也而名其仁於羞惡也而名其義於辭讓也而名其禮於是非也而名其智亦總之只是一個善而已未嘗云有善無不善將善與不善對說也有仁無不仁將仁與不仁對說也義禮智亦準此後儒則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此無他則以其就知上看體知固有良亦有不良夫安得不以無善無惡者爲心之體乎今有玉焉本無瑕也只合道得一個白字不可云有白而無黑也有水焉本無汙也只合道得一個清字不可云有清而無濁也清濁對說必自混後言之善惡對說必由動後有之告子學問非淺只爲他見性一差遂至以義爲外何以明之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以無善無不善爲性正後儒之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也在告子則闢之在後儒則宗之在釋氏則謂之異端在後儒則宗爲教本唯鄙之論似頗稍公而友朋之間又玩而不信也公者何卽所云諸所論著者無一而非聖學之真功而獨其所提揭者以救弊補偏乃未愜孔曾之心要吾輩善學先儒者有志

聖學者學其諸所論著學聖之真功可也而必併其所提揭者不諒其救弊補偏之原有不得已也而直據以爲不易之定論也可乎心齋非陽明之徒乎其聖學之真功心齋不易也未聞併其所提揭者而宗之不易也雙江非陽明之徒乎其聖學之真功雙江不易也亦未聞併其所提揭者而宗之不易也今而敢廢陽明先生學聖之真功則友朋間宜羣訾而議之矣苟未廢學聖之真功而獨議其所提揭也則心齋雙江兩先生固已先言之矣歸寂非雙江旨乎而修身爲本則非鄙人所獨倡也常有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貧子說金人誰肯信僕今日之謂也僕少有識知亦何者而非陽明先生之教之也念在學問之際不爲其私所謂學公學公言之而已矣求之心而不得雖其言之出於孔子未敢信也亦陽明先生之教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戒慎恐懼要歸不覩不聞昭昭靈靈者斷不是體然除却昭昭靈靈亦無別可用以入止地之法門矣攝知歸止原是不得已而形容之語易詞言之卽是個攝靈歸空攝情歸性也但不可如此道耳悟得此則兩者俱是工夫悟不得則兩者俱成病痛

答朱鳴

洪○知常止自能慮不必更添覺字本常立卽是敬不必更添敬字

答賴維新○本末始終括盡吉凶趨避之理三百八十四爻其所判

吉凶趨避有一不是此知所先後者乎知所先後則步步皆吉倒亂了本未始終之序則步步皆凶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通是一個止法此其所以能定能靜能安者吉先從本立宗不至流到末上只一到末上卽神聖工巧亦無有善著矣答友○一步離身卽

走向玉皇上帝邊去亦非是蓋以我對上帝則上帝亦末也

答涂清

甫○學問只有工夫雖主意亦工夫也但有自歸宿言者有自條理言者自歸宿上說工夫恰好是個主意自條理上做主意恰好說是工夫此止爲主意修爲工夫原非二事也譬之作文未有無主意而可落筆亦未有非落筆修詞順理成章而可以了却主意者也意到然後詞到詞順然後理明不可將主意視作深修詞視作淺又不可謂修詞有可下手而主意則無可用工夫也至於無工夫處是工夫又自是止之深處修之妙手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也

答李汝

潛

○丁巳秋侍東廓老師於清原會上時講不善非才之罪廓翁命

某某

曰世間事但屬伎倆知解者信乎有能有不能此所以可諉罪

於才若夫爲子而不孝爲臣而不忠是所謂爲不善也豈亦可云才不能孝才不能忠而直以不善之罪諉之於才乎○靈之體雖本虛而靈之用必乘氣發竅之後後天之分數居多故任靈則必至從質